

秦淮八艳系列
QINGHUAIBAYAN XILIE

乱世名姬

柳如是

● 宋词著

LUANSHIMINGJI • LIURUSHI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秦淮八艳系列

乱世名姬
柳如是

宋词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张德强

插图 徐乐乐

封面设计 邵秉坤

秦淮八艳系列

乱世名姬·柳如是

宋词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(杭州体育场路347号)

浙江印刷集团公司印刷
(杭州环城北路41号)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10.75 插页2 字数276000 印数0001—7000
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39-0069-3/1·68 定价: 12.0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 春闺风雨	1
第二章 魂断西湖	72
第三章 茸城结褵	137
第四章 白门寒柳	202
第五章 乱世巾幗	265
尾 声	331

第一章 春 闺 风 雨



乱世出英雄，乱世出美人。英雄美人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一幕幕慷慨悲壮、哀婉凄绝的戏剧。美人又常被诬作乱世妖孽，亡国祸水。从另一面看，则显示出女人的力量！君不见：烽火台上褒姒一笑召来八百诸侯；馆娃宫中西施丽歌妙舞助越王雪耻复国；凤仪亭畔貂蝉秋波一转令英雄折腰权奸毙命；落日胡尘里昭君几曲马上琵琶胜过雄兵百万；马嵬坡前杨贵妃一缕香魂换得六军再发。大凡到了天下大乱、改朝换代之际，在那血与火、生与死、正义与邪恶的搏斗中，那些藏于深宫侯门、香闺绣阁的名媛淑女，便纷纷走到历史舞台前面。

明朝亡国前夕，也出了几位名噪一时、流传千古的女子，她们倒并非来自皇宫王府、名门望族，而是出身贫贱沦落风尘的青楼妓女。西湖“四美”，姑苏“双绝”，江南“三鼎”，秦淮“八艳”，一部晚明史倒让这些青楼女子占去大半风流。吴梅村在《圆圆曲》中留下“冲冠一怒为红颜”的名句，使陈圆圆成为照耀青史的“一代红妆”；《桃花扇》唱尽兴亡，孔尚任写出个痴情万种、侠骨柔肠、气节胜过须眉的李香君；还有王修微、杨宛

叔、董小宛、顾媚、卞赛、葛嫩、方芷……一个个都是国色天香、才艺卓绝的一代佳丽。她们留下了多少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。

单说这一位青楼女子。

她的芳名叫杨影怜。恰似一朵名花正含苞待放，在荒野中寂寞地期待着春风，盼望着游人醉赏；又如无价的珍宝尚在乱石中间，有待良工巧匠的发现和雕琢。天生丽质的美人，即便在天涯也不会被遗忘，就是生长于寻常百姓家的蓬门茅舍，也会像一枝红杏在春风中探出墙头。何况当时她已从似海侯门流落人间，在千呼万唤声中走出画屏，在歌席绮筵前飞动舞裙，轻吐莺声，用一笑博得千金，风靡了许多五陵年少。她在丝绸之乡盛泽镇小有名声，但尚不能跟红极一时的江南名姬们相比。一叶小舟把她载到松江府西北的佘山之麓。

正赶上陈眉公七十七岁的寿辰。

隐士栖居的青山喧腾起来，环绕山脚下流过的清溪上，从钓鱼矶到沸香泉，泊着许多大小游船画舫。山居门前停满轿子和车马，前来祝寿的士女接踵而至。一时间，冠盖如云，红粉结队，柳娇花媚，莺穿燕忙，把个世外桃源变作了繁华之地。

客人中，有江南名士，闺阁才女，也有儒林俊秀，青楼名妓。每逢眉公生日，他们便到佘山来聚会，吟诗作画，听歌赏舞，赌酒品茶，议论时政。陈眉公名继儒，是一位布衣名士，在天启、崇祯年间极有声望，妇人竖子都知道他，俨然如东坡学士。他工诗善文，博学强识，精通经史诸子，下笔万言。二十八岁时，裂其儒冠，投呈郡长，从此隐居，与山水结缘，啸傲烟霞。然栖隐的青山并不寂寞，四方求文拜师者纷至沓来，“含誉堂”前常常宾客盈门，“神清之室”时时高朋满座，更有许多女弟子伴随左右，绿鬓红颜簇拥着这位白发诗人。

杨影怜是和姑苏的卞赛作伴来到佘山的。卞赛长她两岁，已



经是虎丘山塘艳帜高悬的名妓。影怜还是初次踏入名士胜流的生活圈子，参加如此盛大的聚会，心里充满兴奋和喜悦。当卞赛为她引见时，并没有受到众人的注意。这倒并不奇怪。在这群芳毕集、百花争艳的筵席上，海内知名的草衣道人王修微姗姗而来，诗画双绝的才女杨宛叔飘飘而降，西湖“四美”之一的杨云友依旧风韵未减，后起之秀的张宛仙更是艳若桃李、光彩照人。秦淮“八艳”中的顾媚、方芷、李十娘，一个赛似一个，像一队仙女飞临人间。

影怜无意炫耀自己的美貌和才华，她给自己选择了恰如其分的位置。在大家的眼中，她是个初出道尚未解事的少女，略显娇羞，带点稚气，正如杜牧诗中那个“豆蔻花开二月初”的妙龄女郎。在打扮上她也与众不同，没有浓妆艳抹，却显出玉肌雪肤，好似一枝带雨梨花。没有戴满头珠翠，那又黑又亮的青丝，就像柔软的锦缎。由于她生性不怕冷，只穿了一件紧身粉荷色绸袄，结束俏丽，娇小玲珑，更露出纤纤腰肢。和那些身穿紫貂银鼠、盛装华服的美人相比，她更显得素净、淡雅，有那么一种天生丽质。

她离开了众姐妹，悄悄走出“神清之室”，来到“含誉堂”。这是三间草堂，周围松竹竞翠，奇石峥嵘。堂内陈设古朴，悬挂着颜鲁公的《巨川诰》和赵松雪的《高逸图》。眉公平日在这里读书作画。此刻，画案前聚集着几位书画高手，一个十二三岁的书僮在陆放翁松皮硯里研墨，案上已经铺开一张素宣。

一位清癯文弱、花白胡须的老人，首先挥毫作画。才画了几笔，妙解丹青的影怜就觉得气势不凡，从运笔用墨之法和画中情趣，已猜出是嘉定“四先生”之一的程松圆。对这位布衣诗翁，她早已闻名，并且喜欢他的诗。

程松圆画好一幅《雪钓图》，清劲拔俗，散朗生姿，博得一片称赞声。这时从门外拥进来几位丽人，为首的卞赛走上前去，把墨迹未干的画抢到手中，高声说道：

“程老这幅画，送给我了！”

“想得美，这幅画是程老为我画的。”秦淮“八艳”中的方芷一手夺画，一面向程松圆撒娇，“程老，你说不是吗？”

二美争画，互不相让，程松圆哈哈大笑。顾媚眼睛望着一位衣着华贵、约四十多岁的中年人，娇声地说：

“杨大人，请你县太爷秉公裁定：这幅画该归谁？”

现任江宁知县的杨龙友捋着三绺美髯，微笑道：“本县不理民案，专管风月。卞娘爱画，我愿到山塘香闺，专为卞娘多画几张。”

“好，画也要，人也要，看谁心里吃醋？”惯于戏谑的卞赛眼睛盯着跟她争画的方芷。方芷的粉颊顿时绯红。顾媚解围道：

“一幅画不能分成两半，烦程老再画一幅，不就解决了。”

美人索画，程松圆从不拒绝。一番争画游戏过去，轮到杨龙友作画。当时以董其昌为首的“云间派”在画苑很有影响，习画者无不仿摹。影怜学画也是学这一派，求秀逸文淡，重笔墨趣味。她知道杨龙友出自董门，本是“云间派”主将，只是近闻他离经叛道，所以全神贯注地看着杨龙友拿起画笔。

杨龙友执笔在手，先说道：“近来画苑师友对龙友有所非议，说我背离云间，实乃误解。董师常说：‘博采众长，自成一家’。依样画葫芦，画出来还是葫芦。作画之道，在于胸中有丘壑，写真传神，不可拘于一格，墨守陈规。我无非借鉴古法，化懦弱为苍秀，意欲一洗时习，不敢另辟蹊径。今日在自家人面前献丑，请前辈和朋友指教！”

说罢，只见他略一凝神，饱蘸浓墨，纵笔挥洒，顷刻间画好一幅《松竹图》，满纸青翠欲滴，生气盎然，果然跳出“云间派”的樊篱，显得大气磅礴。

出于门户之见，在场的松江画家对此都表示冷淡，程松圆也只是微微一笑，未加评论，倒是那几位青楼女子齐声称赞叫好。

影怜心中很有些不平，也想对这幅画赞美几句，但她还是忍

住了，不愿唐突。

“白石山房”是眉公西余山居中最大的建筑，白石垒墙，茅草作顶，竹窗芦帘。这里另是一番景象，聚集着几社的一些重要人物，这时正高谈阔论。从边事、战争、灾荒、流寇一直谈到朝政、党争，气氛十分热烈。

话题首先集中在边事上。建州本来是长白山下一个很小的部落，以十三副兵甲起家，突然崛起，迅速壮大为一支横扫辽东的铁骑，直抵长城，叩关入侵。万历四十七年，兵部右侍郎杨镐为经略，率领四路大军东征，几乎全军覆没。从此，处于风雨飘摇的明王朝再也阻挡不住建州的进攻。纵然先后起用了踏雪耀兵、“气吞万里如虎”的大将熊廷弼，运筹帷幄、雄才大略的名臣孙承宗，也未能挽回败局，辽阳、沈阳相继失守，最后广宁也放弃了。崇祯二年，皇太极发动十万大军从喜峰口突破长城，冲进关内，一直打到北京郊外，畿辅危急，举国震动，由于各路勤王的兵马赶到，方转危为安。但在这次战争中屈杀了赤胆忠心的虎将袁崇焕，失去最后一根擎天柱。建州已形成对明王朝的巨大威胁，朝野上下，士庶官绅，无不关注着关外局势。

几社领袖之一的周立勋正在侃侃而谈：

“进击建州，收复辽沈，已无希望。前年长山之败，祖大寿投降，孙太傅背了个丧师辱国的罪名，夺官归野。山海关外全部丢光，只剩下一道关东走廊。建虏的野心很大，决不满足于东北一隅，攻占北京，进而夺取中原，方是他们的目的。可是朝廷中竟有人认为，只要守住山海关就万无一失，甚至还准备暗中议和。让陈奇瑜、孙传庭、卢象升这样的封疆大吏，统率重兵去剿灭几股流寇，实乃下策！”

“内乱不除，怎么腾出手来对付外虏？”已故宰相徐陟的曾孙徐孚远接口道，“几年来盗贼四起，遍及秦晋，蔓延楚豫，若不及早剪除，必成燎原之势，更难扑灭！”

一位清秀文弱的青年，离座站起。他叫李雯，字舒章，在几社中以高才雄辩著称。

“然而，盗匪越杀越多，流寇越剿越凶，这又何故？所谓盗寇者，实乃众多百姓，无数饥民！连年大旱，赤地千里，饿殍盈野，迫于饥饿和死亡他们才铤而走险。不救民于水火、解民于倒悬，不去开仓放赈，招抚流散，却调遣重兵追剿，大肆屠杀，以至砍下妇人幼童的头来报功，官兵为害甚于流寇！”

“舒章，持论不要过于偏激！”

说话的是一位年约四十岁的长者，魁梧奇伟，颇具威仪，他便是德高望重的夏允彝，从不轻易发表议论，说出话来却掷地有声：

“对于流寇，该剿则剿，该抚则抚，剿抚不可偏废。几年来皇上虽励精图治，锐意中兴，而成效甚微，国事却一天一天坏下去！盖因朝中小人得势，内官复起，辅臣弄权，驱除异己，大兴诏狱，再结朋党之祸，竟修门户之怨；于是君子受害，忠良蒙冤，以至贿赂公行，贪赃枉法。朝纲不振，还谈何攘外安内！”

夏允彝的这番话说得很沉痛，切中要害。当时的内阁大臣周延儒、温体仁把持朝政，是“外曲谨而中猛鸷、机深刺骨”结党营私的奸佞。复社、几社这群虽然在野而以天下为己任的书生，随时都准备登上政治舞台施展其治国的才能和抱负，在他们看来，建虏并非不可御，流寇并非不可平，主要在于朝廷用人不当。于是谈话便集矢于对温体仁的攻击。

影怜静静地倚在厅内眉公珍藏的一块东坡“风雨竹碑”的石刻旁，没有引起几社名士们的注意。兴许出自吴江故相之家，从小耳濡目染，她了解的事情远远超出闺阁以外，倘若让她侧身须眉间，谈兵说剑，纵论天下事，一定会语惊四座。而现在她只是一个陌生的客人，只能做一个矜持的旁观者。

“美人！”

突兀地听到一声轻唤，影怜转过身来，只见一个十七八岁的

少年站在面前。她心头猛地一跳，没想到竟是一位翩翩公子，一双烨烨生辉顾盼含情的眼睛，略带些女性的柔媚。影怜不由多看了两眼，娇羞地低下头。少年先作了自我介绍：

“小生宋征舆，字辕文。请教美人芳名？”

“小字影怜。”

未来松江前，影怜对几社名流已有所闻。知道宋辕文是一位才子，出身膏粱世族，在几社中年纪最轻，独以年少英才著称，诗词不在陈（子龙）、李（舒章）之下。

“听这些空谈，实在无聊，还不如出去走走，一赏余山美景！”辕文发出邀请。

影怜没有拒绝，轻盈地随辕文走出“白石山房”。

寿筵盛开，嘉宾满座。

七十七岁的陈眉公可称得上文人中的福星，礼法中的达士。他早把功名富贵看破，皇上屡下谕旨特行征聘，他都坚决不去，颇有点“天子呼来不上船”的气魄。这样一来名气更大，并且躲过了魏忠贤诛锄士类的屠刀。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，他依然月夕花晨，长歌短笛，与名姝骚客作伴，过着诗酒风雅的日子。

一群红装簇拥着鹤发童颜的寿星老人，出现在灯火辉煌、摆满珍馐佳肴的寿筵上。他环视四座，向嘉宾高朋一一拱手，忽然问了一句：

“怎么不见卧子？”

李舒章答道：“我早晨到他府上，他已经出门，不知乘船去了何处，想必有什么要事。”

眉公接着宣布了一件重要的事情：在今晚的寿筵会上，他将收下最后一位女弟子，从此关闭山门。一时间众人纷纷猜议，被选中的女弟子是哪一位才女呢？

影怜一下子被推到了舞台的中心。

这是她做梦都不曾想到的。到余山后，她只见了眉公一面，

呈上祝寿诗，回答了几句简短的问话。谁知饱览秀色、独具慧眼的风流教主，当即发现这朵尚未怒放的绝代名花。看了影怜的祝寿诗，眉公极欣赏其中两句：“李卫学书称弟子，东方大隐号先生。”便问身边几位女弟子，“东方大隐号先生”引自何典？修微、宛叔等竟都回答不出。其实并非引用古典，而是印证眉公《清平乐》一词中“浇花酿酒，世家闭户先生”。眉公当时没有点破，心中却认为这些女弟子还不及影怜熟读他的诗词，于是作出收徒的决定。

卞赛带着眉公的决定在南山麓的“清微亭”找到影怜时，她正在和宋辕文追逐嬉戏。当她投入青山的怀抱，变了个人儿似的，天真烂漫，活蹦乱跳，像个山野村姑。虽然弓足纤纤，却身轻如燕，在那陡峭的山道上拾阶攀登，时而消失在竹林深处，时而躲藏在岩石背后。辕文累得气喘吁吁，跟在后面追赶、呼唤……这才把卞赛引到“清微亭”。

四座的目光一齐射向影怜。似乎都为刚才对她没有引起注意而深感遗憾，此刻才发觉这个稚气的豆蔻小女出落得如此娇艳迷人，怯怯含羞的明眸回盼一笑百媚生；娇小苗条的身材更显得袅娜多姿。

拜过师，眉公很高兴，众人纷纷祝贺。唯独秦淮“八艳”中的顾媚心里酸酸的，略有妒意。卞赛则觉得脸上增光，忙得团团转，向大家热情介绍：

“我这个妹妹，人生得标致，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也无一不精，且还能歌善舞。”

于是大家一致邀请她歌舞。

当影怜换上舞衣重新出现时，又变幻了另一副模样。薄如蝉翼的云纱舞衣，隐约可见玉肌雪肤，一抹酥胸，腰肢紧束得更加纤细了。她眼中荡漾着盈盈秋波，闪烁着燃烧的火焰，似乎要把所有的人吸引、溶化。

随着鼓点节拍，她跳起了《柯枝舞》。这是一种从西洋传入

的舞蹈，使人耳目一新。优美柔软的动作，时而柔若无骨，时而轻如烟云，时而快如闪电，千姿百态，叫人眼花缭乱。最后，在急速的飞旋中突然一个倒地“卧鱼”，一切都静止了。

举座倾倒，无不拍手称绝，寿筵上的欢乐气氛达到高潮。嘉定“四先生”之一的程松圆和几社才子宋辕文，更是如醉如痴，像被影怜勾去了魂魄似的。

正当歌舞兴浓、狂欢豪饮之际，从外面走进两个人来。一位是久候未至的几社领袖陈子龙，另一位是远道而来的贵客吴昌时，他们带来了一个令人震撼、惊惧的消息……

二

天刚亮，陈子龙就起了床，盥洗完毕，坐在客厅一边看书一边等候李舒章的到来，好一同去佘山给陈眉公祝寿。他本来借居在松江南门外陆氏南园闭门读书，因这两天祖母生病才临时搬回家来的。由于国势日危，仕途坎坷，两次进京都未能考取进士，子龙近来的心情不很好，甚至有些颓唐。

不仅松江一府，在整个东南一方，子龙已经很负盛名，被誉为江左罕匹的旷世奇才。他七岁能诗，十二岁博通经史，十八九岁时，上溯汉魏，下猎三唐，独步诗坛，博得陈眉公、董其昌这些前辈的极高评价。他和夏允彝、周立勋、徐孚远、李舒章、宋征璧等朋友，创立几社。并结交复社领袖张溥、张采，壮大了复社的声势。

读书人的唯一出路，就是读八股文，考进士第，然后做官。子龙对八股却深恶痛绝：“我朝以八股坏天下，我几社诸君当以才情坏八股！”

要以身许国，走什么路呢？

子龙的思想正处在一种彷徨阶段。

老仆进来禀报，说有一送书人求见，随即把送书人领进客厅。子龙急忙拆开书信一看，原来是吴昌时从回嘉兴途中写来，约他到舟中一晤。便问：

“吴大人的船到了哪里？”

“昨夜已到西塘。我家大人说不能到松江登门拜访，务必请老爷前去一会。”送书人说。

“好，我立刻动身。”

吴昌时的到来，使子龙很高兴，这位出使山西归来的朋友，一定会带给他许多重要消息。他和吴昌时既是社友又兼同年，崇祯三年同榜中举。

子龙乘一小舟，不到两个时辰，便赶到吴昌时的官船停泊处。

这是一条豪华的大船，吴昌时站在船头相迎。他打量着这位虽经旅途辛劳而依然面色红润、容光焕发的朋友，连声说道：

“一路辛苦！别来无恙？”

他们挽手走进精巧雅致的船舱，书僮早已煮好一壶特制阳羡茶，用龙泉青瓷盖碗捧上。寒暄几句后，子龙迫不及待地问起陕南的战局：

“来之兄，你出使山西，又经过北京，局势究竟如何？听说五省总督兵部右侍郎陈奇瑜已在陕南将流寇剿灭，即将献俘阙下？”

“不是献俘阙下，恐怕陈奇瑜要献出自己的人头了！”吴昌时说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子龙急问。

“他把流寇放跑了！”

这意外的消息像一声惊雷炸得陈子龙头昏目眩。吴昌时接着讲了陕南之战的真实经过。

陈奇瑜确有韬略，善于用兵，料到李自成、张献忠的人马要

向陕南集结，作了各方布置，将起义军引到车厢峡，然后四面包围。车厢峡地势险要，两旁尽是高山峻岭，峡口一经封锁，插翅也难飞出。经过二十多天的激战，起义军粮草断绝，死伤过半，面临绝境，不得不放下武器投降。出峡口，正当陈奇瑜得意洋洋庆贺大功告成、准备献俘阙下时，只听一声令下，起义军便砍掉了那些安抚官的脑袋，重新打出了造反大旗，在李自成、张献忠的率领下，再一次席卷秦晋，纵横中原。

吴昌时长叹一声，说道：

“消息被封锁，皇上也蒙在鼓里，直至最近才得悉实情，盛怒之下，已将陈奇瑜撤职，让洪承畴接替五省总督。”

“这样一来，更腾不出手来对付建州。”子龙双眉紧锁，不无忧虑地说，“洪承畴一调走，三边空虚，建州若从西北进犯，如何阻挡？”

“所虑虽是，不过皇上急于要剿灭流贼，消除内乱，边事只得放一放，或有议和的可能。”

“议和？”子龙一惊。

“目前还只是传说和猜测。”吴昌时端起茶碗，请子龙喝茶，缓和了谈话的紧张气氛。

子龙这才讲起今天是眉公寿辰，很多朋友都在那里，邀请吴昌时逗留两日，一起去参加佘山盛会。

“我倒忘记这个日子了。”吴昌时顿时来了兴致，问：“不知都到了哪些美人？”

“佳丽云集，不亚鸳鸯湖。”子龙笑着说。

鸳鸯湖又名竹亭，是吴昌时家的名园。吴昌时是嘉兴的富豪，复社中叱咤风云的人物。他的好客，他的骄奢，他的豪纵，都是很出名的。

大船扯起帆，转向佘山。

舱内，谈话仍在继续。吴昌时谈到崇祯皇帝多疑不专，因为害怕大臣结党，对东林特别怀有戒心。奸相温体仁暗中告许，排

挤打击东林党人。目前温体仁炎势熏天，不可动摇，凡是参奏弹劾他的人无不问罪，就连朝野公认的大忠臣刘宗周因上《辨奸疏》也被贬回老家。照吴昌时估计，温体仁还会用更阴险毒辣的手段来陷害东林，对复社也不会放过，如今京城内充满恐怖和混乱，官场中的角逐，朋党间的明争暗斗，也在加剧进行。

吴昌时接着说道：

“目前应当避其锋芒，积蓄力量，等待时机。温体仁倒行逆施，加上皇上多疑善变，不要多久，我看就会树倒猢猻散。可虑的倒是缺乏人才，缺乏既有声望又确有雄才大略的人物来力挽狂澜。东林前辈已经凋零，重任将要落在我辈身上！复社社友遍布海内，声震江南。我辈中不乏盖世之才，可惜现在还身居林下，不在其位。为此，我回乡稍事安排，即返京就职，愿为诸公一登庙堂，竭尽全力。”

子龙对吴昌时的话不尽赞同。这位野心勃勃的朋友，是复社首领张溥安在北京的一着重要棋子，虽然在吏部做个五品郎中，却掌握着官吏升迁调选的大权，并且声息通天，法门广大。

子龙沉重地说道：

“国事如此危急，灾祸战乱不止，而辅臣容悦，门户纷角，诸司贪冒，士节卑污，必铸亡国之恨！当今首要，必得收拾人心，施行仁政，整饬纲纪，广开言路，破格提拔人才，从严惩治酷吏，果能进君子而退小人，则党祸自消。”

“谈何容易！”吴昌时连连摇头，然后转问子龙：“卧子，你有何打算？”

“我么，闭门读书，闲时与舒章诗词唱和。”

“虽然两次会试未中，千万不可灰心！”

子龙淡淡一笑，没再说什么。

车厢峡失利的消息虽使大家震惊和沮丧，但毕竟流寇远在北中原，像一阵风吹过，寿筵上又恢复了狂欢豪饮。陈子龙、吴